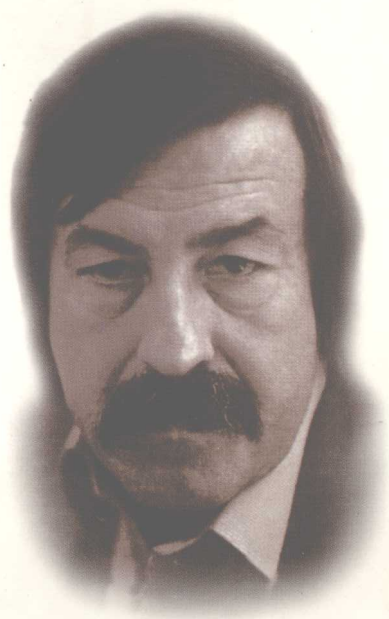




Günter Grass

格拉斯文集

相聚在特尔格特

黄明嘉 译

Günter Grass

格拉斯文集

相聚在特尔格特

黄明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相聚在特尔格特/(德)格拉斯(Grass,G.)著;黄明嘉
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

(君特·格拉斯文集)

书名原文:Das Treffen in Telgte

ISBN 7-5327-3512-3

I. 相... II. ①格... ②黄... III. 长篇小说—德国
—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59632号

Günter Grass

DAS TREFFEN IN TELGTE

Copyright © Steidl Verlag, Göttingen 1993

© for the Chinese edition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 2000

Obtained by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图字:09-2001-063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格拉斯文集
相聚在特尔格特
黄明嘉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5 插页 2 字数 104,000

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600册

ISBN 7-5327-3512-5/I·2024

定价:15.00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内 容 提 要

十七世纪上半叶，德国各宗教派别、德意志皇帝和各诸侯之间的矛盾深重，冲突连绵不断，在经历了30年战争后，一批文人志士相聚在小城特尔格特，他们谈古论今，畅所欲言，在探讨诗歌、戏剧等严肃的学术问题的同时，还痛心疾首哀叹自身和祖国的命运；他们借助诗文，共谋祖国统一大业，可在高谈阔论的同时，又插科打诨，粗话连篇，荤话迭出，还“不拘小节”同女仆和女店主苟合；最后他们甚至还共同草拟了一份“和平呼吁书”，但一场意外的大火将聚会场所和“呼吁书”化为灰烬，文人志士们所有的美好愿望也随之烟消云散。

小说中描述的那些诗人、剧作家、文艺理论家等，德国历史上都确有其人，在作者的笔下，他们的背后分别隐藏德国当今文坛的一些重要人物，如小说中的主人公西蒙·达赫和格仁豪森分别是德国当代最著名的文学团体“四七”社的负责人汉斯·维尔纳·里希特和作者格拉斯本人的化身。作者以借古喻今的写作手法，生动地描写了“四七”社在上世纪60年代的活动，表达了作者忧国忧民的情怀。

本书是作者最成功的小说之一，1979年出版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德国的畅销书。

译 本 序

《相聚在特尔格特》是当今德国文坛健将格拉斯的一部中篇小说，描写的是一群德国诗人于1647年夏在小城特尔格特的聚会活动。

虚 与 实

小说的历史背景是德国“三十年战争”(1618—1648)。这场战争由德国各宗教派别、德意志皇帝与德意志各诸侯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引发，新教联盟和天主教同盟各自与欧洲外国势力结盟争斗，遂致德国战祸连绵，田园荒芜，生灵涂炭。活跃在本书中的一群诗人克服重重困难奔赴特尔格特聚会，时为1647年夏，即三十年战争行将以签订《威斯特法伦和约》而告终的前夕。

这是一次学术交流，也是对和平的急切期盼和对国家命运的热切关注。情节虽属虚构，但却是以300年后的1947年成立的西德文学社团“四七社”为“克隆”原型。书的扉页上写着：“献给汉斯·维尔纳·里希特”，里希特即

“四七社”的领袖人物。很明显，这是一部以现代人的体验去沟通历史的“咏史”之作。这种写作方式使格拉斯那“思接千代、目通万里”的艺术想象才华得以充分施展，更重要的，也许是阐发作者的这一理念：“已有之事，后必再有；已行之事，后必再行。”

这“事”即指德国历史上的分裂、战乱、被外族占领、民不聊生的悲剧一再重演，又指历代文人对祖国命运、文化生态和尊严的一以贯之的关怀。

雅 与 俗

“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聚会诗人深知自己在政治上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和影响，然而他们却拥有引以为傲的武器——语言。语言是文化的最重要载体。在政治云谲波诡、社会荒腔走板、国家支离破碎的暴虐无道时代，语言是联系所有德国人灵魂的唯一仅存的纽带，因此，他们决心用好这一武器，写出不朽作品。聚会上有关诗韵、方言等的争论和探讨就具体表现了他们对“缪斯圣林”——语言的细心维护，而聚会上诵读的某些作品也的确是反映国难民瘼的语言结构。遗憾的是他们有时过于追求风雅，故有堆砌华丽词藻的弊病，更有甚者，说些超时应景的空话、谎话。这，遭到作曲家舒茨——他本想在聚会上发现歌词和歌剧蓝本的——委婉的批评，连“粗人”格仁豪森也颇有微词，说他倘若日后写作就断不会写诘屈聱牙的华彩辞章、忸怩作态的心灵悲歌，浪费时间的牧羊体诗，流行的丧礼曲，他务使语言朝生活本源靠拢，要讲真话。

庄 与 谐

聚会的一切活动全由达赫安排；聚会者不论出身贵贱，年龄长幼，声望大小，全都听命于他；聚会上出现矛盾全由他化解。达赫并非一代文宗，他有何德何能，具有如此巨大的亲合力和感召力？

这自然得益于他那独特的人格魅力，他为人严谨，宽厚，蔼然有长者风范，更重要的是他的政治态度，他是老资格的和平主义者，可以说代表了诗人（及民众）那有如久旱之望云霓的对和平的渴望。

与达赫的形象相对应，其余大多数诗人虽然个个都是（至少外表看来）学富五车的饱学之士，但总有这样或那样的文人陋习，诸如恃才傲物，刚愎自用，门户之见甚深。在争论严肃的学术问题时，在痛心疾首哀叹自身及祖国命运时，往往又插科打诨，“荤话”、“粗话”迭出，不拘小节，甚至做出“文人无行”之事，同女仆苟合，同女店主一夜风流等等。对于这一切，格拉斯用调侃、幽默的笔锋一一勾勒，读来令人捧腹。

宽容与狭隘

如上述，达赫实际上代表着一种文人情怀，即希望消弭教派矛盾，四海之内皆兄弟。而他善待“粗人”格仁豪森则是这一情怀的集中体现。

格氏本是猎人，又干过一些打家劫舍、杀人越货、强奸妇

女的勾当,不久前才到军中任团部文书。就在聚会面临夭折的紧急关头,格氏为他们提供“桥旅社”作为诗人的聚会场地和居所,并以劫掠方式为聚会提供了一顿宴饮美食。当诗人得知美食来路不正,再联系到“粗人”曾参与过学术讨论并发誓日后要当诗人,这些在与会的诗人看来实在有辱斯文,于是怒不可遏,纷纷责怪达赫为何要让“粗人”在会上发言,并要求对他进行声讨和审判。

但达赫不为所动,容忍了“粗人”对其恶行做的类似于奉行犬儒主义的辩解,又说他的抢与骗同王公诸侯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反而责怪诗人為何如此迂腐。达赫更多考虑的是“粗人”意欲提高诗人地位的善意。

对于“桥旅社”女店主丽布什卡曾当过随军女贩和娼妓的这段堕落历史,达赫认为这是时代使然,是战争环境使人野蛮化了。

对人宽容,从更大范围看,各教派应相互尊重,各国应和平共处。否则仍然存在潜伏的战争危机。小说结尾处,诗人拟定并具名通过的呼吁和平书在无妄之灾里化为灰烬,这是否象征人们企盼和平的善良愿望落空,更令人深思的还有这一情节:一些农民并不希望实现和平,因为和平之后的赋税反比战时重。300年前德国一片废墟,300年后德国废墟一片,面对未来的历史发展,作者不由得发出一丝令人伤感的无奈和悲凉。德国,这个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度,其悲观主义思潮的历史积淀是何等深厚。

格拉斯的文风艰涩,用词冷僻,表述怪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饱尝“一名之立,十旬踌躇”的况味。不妥和谬误之处,

尚希专家和读者指教。

黄明嘉

二〇〇四年六月于上海倚梅书巢

定的目的地时已身无分文(只剩下手稿,这东西对拦路抢劫的盗匪毫无价值)。莫舍罗施开怀大笑,笑声愈增几分讥讽;施诺伊贝则悲叹不迭,旅尘甫卸,回程的恐怖就已浮现在眼前了(他的臀部被盗匪的刀剑拍烂了)。

切普科^⑨、洛高^⑩、霍夫曼斯瓦尔道^⑪和其他的西里西亚人身边携带着一封弗兰格尔^⑫的信,一直交替跟随那些到威斯特法伦征集粮草的瑞典军分队前行,得以毫发无损,安抵奥斯纳布吕克附近。然而,征集粮草时频频发生的恐怖事件——一律不问穷人的宗教派别,他们全都目击身经。责难和抗议无法阻止弗兰格尔的骑兵。一个名叫舍弗勒尔的大学生(切普科发现的)在劳西茨差一点被抓获,原因是他挺身而出,保护了一位农妇。这农妇本该像她丈夫一样,也要用尖木^⑬刺死的,而且要当着她孩子们的面。

约翰·里斯特^⑭是从易北河畔的威德尔附近赶来的,途经汉堡。一辆旅行马车把斯特拉斯堡的出版商米尔本从吕

① 朋友系指里希特(Hans Werner Richter,1908—?),德国小说家,曾发起组织文学社团“四七”社。

② 本书成书于1979年,“本世纪”系指二十世纪。

③ 劳雷姆贝格(Johann Wilhelm Laurembey,1590—1658),德国作家。

④ 格雷弗林(Georg Greflinger,1620—1677),德国诗人。

⑤ 属丹麦。

⑥ 韦克黑尔林(Georg Rudolf Weckherlin,1584—1653),德国诗人。

⑦ 莫舍罗施(Johann Michael Moscherosch,1601—1669),德国作家。

⑧ 不详。

⑨ 切普科(Daniel Czepko,1605—1660),德国诗人、剧作家。

⑩ 洛高(Friedrich Freiherr von Logau,1604—1655),德国作家。

⑪ 霍夫曼斯瓦尔道(Christian Hofman von Hofmannswaldau,1617—1679),德国诗人。

⑫ 弗兰格尔(Carl Gustav Wrangel,1613—1664),瑞典海军总司令。

⑬ 中古时代的一种肉刑。

⑭ 里斯特(Johann Rist,1607—1667),德国诗人、剧作家。

纳堡送来。西蒙·达赫^①来自柯尼斯堡地区的克奈普霍夫，路虽最远，却最安全，因为他混迹在其国君的随从队伍里——达赫广邀同道的信函导致这一豪华排场。去年，勃兰登堡的弗里特利希·威廉与奥拉宁的露易丝订婚，达赫躬逢其盛，在阿姆斯特丹朗诵道贺的韵诗；也就在那时，他写好了许多邀请函，点明诗人聚会的地点，而且，因为有那位选帝侯^②的帮助，故信函的投递就不愁没人关心。（常常是在各地活动的间谍接收信件，他们喜好搬弄是非。）于是，格吕菲乌斯^③应他之邀莅会，尽管他同什切青^④商人威廉·施雷格尔一年来先在意大利后在法国各地奔波。他是在返乡途中（在施派尔）接到达赫信件的。他这次准时到达，而且把施雷格尔也一起带来了。

语文教师奥古斯塔·布赫纳^⑤从维滕堡来，也很守时。保罗·格哈德^⑥虽曾多次表示谢绝，但最终还是践约来到。一辆邮政马车在汉堡追上菲利普·策森^⑦，他偕同其出版商从阿姆斯特丹前来相聚。无人置身度外，没有什么障碍能阻挡他们的脚步。纵然他们中间多数人在学校、国家机关和宫廷任职，公务缠身，但这都未能成为阻力。川资匮乏的人事先寻找赞助者，倘若找不到资助者，像格雷弗林这样的人就凭顽强意志的引领赴会。摇摆不定者一听到别人已在途中，

① 西蒙·达赫(Simon Dach, 1605—1659), 德国诗人。

② 指有权选举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诸侯。

③ 格吕菲乌斯(Andreas Gryphius, 1616—1664), 德国诗人、剧作家。

④ 波兰地名。

⑤ 奥古斯塔·布赫纳(August Buchner, 1591—1661), 德国诗人、文艺理论家。

⑥ 保罗·格哈德(Paul Gerhard, 1607—1676), 德国诗人。

⑦ 菲利普·策森(Philipp von Zesen, 1619—1689), 德国诗人、小说家。

便顿生远游之念。即便相互敌视的人,比如泽森和里斯特,也愿意彼此聚首。洛高实在无法抑制自己对此诗翁雅集的好奇心,这比抑制自己对聚会诗人的讥消更难。这些人在家乡的活动范围过于狭窄,既无长久之事、又无短时之爱能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再者,当和约^①在暗中商谈之际,总起来看,他们骚动的心绪和探求的愿望与日俱增,谁也不愿孤守一隅了。

先生们虽渴盼进行文学交流,也接受了达赫的邀请,然而,当聚会地奥斯纳布吕克附近的小镇奥塞德找不到寄宿处时,他们便顿时沮丧起来。达赫看中的“拉彭霍夫”旅馆虽及时预订妥当,却被瑞典军事参谋埃尔斯凯因的参谋部所占据——埃尔斯凯因最近向和会明确表示弗兰格尔军队要求赔罪,让和约承担新的费用。旅馆各客房纵然没有被团部秘书们和科尼希马克^②的上校们所占用,但也被各种文牍卷宗塞得满满的,那一间宽敞的大厅变成军队的口粮仓库了,本来,诗人们是打算在这个厅内举行会议,进行渴望已久的交流,朗读各自手稿的。骑兵和用毛瑟枪装备的步兵四处闲逛,传令兵东游四荡。埃尔斯凯因拒不见客,达赫就拿出旅馆客房的订单给一位检察官兼法官看,岂料此人向四周爆出一阵轰笑,那笑声极富感染力,好像达赫在请求他从瑞典银行报销旅馆订金似的。达赫遭此峻拒,愤然而退。壮实的蠢汉,不可理喻的空虚,穷极无聊的狞笑!诗人的荣名,这些

① 欧洲三十年宗教战争(1618—1648年),到1648年战争结束时,各方缔结《威斯特法伦和约》。格拉斯这部小说写的故事(虚构)发生在缔约前的1647年。

② 科尼希马克(1600—1663年),欧洲三十年战争时瑞典陆军元帅。

瑞典老爷一概不知。最后,经过长途跋涉的诗人们只能在旅馆小房里歇歇脚。店主建议他们去奥尔敦堡地区,那里什么都有,包括住房。

西里西亚的诗人们已在盘算去汉堡,格哈德意欲回柏林,莫舍罗施,施诺伊贝同里斯特计划打道回府去荷尔斯泰因,韦克黑尔林打算乘下一班船回伦敦。大多数人在施压——对达赫并非没有怨言,要求取消这次聚会。达赫本人虽则平时镇定自若,但此刻也开始怀疑起自己的计划来了。人们提着行李,已经站到马路上了,正当犹豫不定之际,几个纽伦堡人不期而至,此时离天黑尚早。他们是:哈尔斯德费尔^①,他的出版商恩特尔以及青年比尔肯。陪同他们的人名叫克里斯托夫·格仁豪森,此人蓄红胡须,年约25,一脸麻子,这与他颇长身材洋溢着的青春气质很不协调。他身着绿色紧身上衣,头戴羽饰帽,看上去不像是现实中的人。有人说,他是神仙策马经过时生下的。然而事实表明,格仁豪森比其外表形象要现实一些,连驻扎在周边的皇家骑兵和用毛瑟枪装备的步兵,其命令也奈何他不得,只好甘拜下风,因为举行缔结和约的各市,其范围被宣布为中立区,禁止各方打仗。

达赫对纽伦堡一行人讲了诗人们骑虎难下的困境,格仁豪森立马表示愿意效劳,其言滔滔,说得天花乱坠。过了一会儿,哈尔斯德费尔将达赫拽到一边,道:此人言词虽然疯疯癫癫,像个走江湖的占星者——说什么他是朱庇特^②的

① 哈尔斯德费尔(Georg Philipp Harsdörffer, 1607—1658),德国诗人、文艺理论家。

② 罗马人最高之神。

情人,并以此自荐给这次诗人聚会,说什么人们看到他在威尔斯兰对维纳斯是有所报答的——,但他性格诙谐,博闻多识,可惜这些都被他的傻气所掩。这家伙还是绍恩堡团部文书哩,该团驻扎在奥芬堡。他们一行从维尔茨堡乘船来科隆,恩特尔未经允许试图销售一批“放野的”图书,教父们怀疑他们搞“异教阴谋活动”,幸亏格仁豪森为其开脱,大力臂助,才使他们摆脱了困境。此人说谎真比撰写的还要圆满,口若悬河,教士们只好哑口无言。他把教父,乃至诸神及其星命一并玩于股掌之间。这家伙很懂世俗人情,而且熟悉各地情况,比如科隆,雷克林豪森和索伊斯特。他可以给他们提供帮助。

格哈德警告说,不要同皇家军队的人有什么瓜葛;而霍夫曼斯瓦尔道颇觉惊异的是,这家伙刚才还摘引了奥皮茨翻译的《阿卡狄亚》^①中的文句哩;莫舍罗施和里斯特一直愿意倾听这位团部文书的建议,特别是当斯特拉斯堡人施诺伊贝探问其团部驻地奥芬堡几个繁忙的日常活动细节、而文书对答如流、证明所言并非虚妄之后。

格仁豪森可以对这些终于聚集一处、但苦于借宿无门的先生讲话了。他的讲话颇具说服力,犹如他绿色紧身上衣的双排镀金纽扣,粒粒熠熠生辉。他说:他是墨耳库利乌斯^②的表弟,所以与他一样繁忙。他反正要去明斯特,乃受上司的委派——上司即那位绑在马耳斯^③战车上的上校——,任务

① 阿卡狄亚,古希腊的高原地区名,比喻拥有田园牧歌式淳朴生活之地。《阿卡狄亚》为何人所著,不详。

② 罗马神话中诸神信使。

③ 罗马神话中的战神。

是给特劳特曼斯多尔夫先生传递秘密消息。特劳特曼斯多尔夫是皇帝的首席和谈代表,此君深受性情乖僻的萨杜恩^①之智慧的哺育,是以满腹经纶,因他之故,和谈终于得以进行。去明斯特的路程不到 30 里,吃苦是短时的。今夜皓月当空,行进如履平地。假如先生们不愿踏进信奉天主教的明斯特城,我们也可以去特尔格特,这小城亲切友好。尽管小城变穷了,但一直保存完好,因为人们击败了黑森人,并且始终如一地为科尼希马克军团的银库提供资金。众所周知,特尔格特自古以来就是朝圣之地,在此它一定可以为朝拜缪斯^②的先生们提供寄宿之处。它从青年时代起就学习为各路神明提供住所了。

老韦克黑尔林欲知作为新教教徒的格仁豪森何以深获皇帝恩宠,竟然由他传递天主教党派的紧急消息,这位军团文书说,人们既然容忍了他的教派信仰,宗教就与他无甚关系了。再者,这次为特劳特曼斯多尔夫传递的消息并非绝密,而是人人皆知:在图伦纳元帅的阵营里,魏玛各军团为反对外国的控制而举行哗变,现已分崩离析。这种消息在他之前已不脛而走,真不值得急急传送;他宁肯为这些没有居处的诗人效劳,尽绵薄之力,尤其是他本人——阿波罗^③可以作证!——也是要笔杆的,即使仅在绍恩堡上校的团部当文书。

达赫因此同意了格仁豪森的建议,格仁豪森也就不再拐弯抹角,花言巧语,而是对手下的骑兵和步兵下达出发的命令。

① 古罗马神话中的农神。

② 希腊神话中司文艺美术之神。

③ 希腊神话中光明和艺术之神。

自和谈开始至今快三年了,这期间,从奥斯纳布吕克经
 特尔格特到明斯特的这条道路可谓车水马龙,信使络绎不
 绝,他们把汗牛充栋的杂乱文件,诸如请愿书,备忘录,包藏
 祸心的公函,庆典请柬,有关军队不受和谈影响的最新调动
 情况等等,从新教党派阵营送至天主教党派阵营,或反向从
 天主教党派阵营送至新教党派阵营。但教派的立场与军事
 上敌友的立场,并不完全相符:信仰天主教的法兰西秉承罗
 马教皇的旨意同西班牙、哈布斯堡以及巴伐利亚寻衅争斗;
 信仰新教的萨克森先是一只脚,后来是双脚踏进神圣罗马帝
 国皇帝阵营;新教路德教派的瑞典人几年前袭击了同教派的
 丹麦人;巴伐利亚为争夺普法耳兹而进行肮脏的领土交易。
 此外,还有军队的哗变和倒戈,尼德兰的矛盾纠纷,西里西亚
 各阶层的哀怨,帝国各都市的软弱无能,同盟者的兴趣虽然
 有所改变,但觊觎领土的野心依旧。因此,当一年前人们谈
 判将埃尔萨斯割让给法国,将波莫瑞——首都为什切青——
 割让给瑞典时,斯特拉斯堡的代表和位于明斯特与奥斯纳布
 吕克之间的波罗的海各市的代表简直踏破铁鞋(绝望而徒劳

地),力加阻挠。这条沟通和谈各都市间往来的道路,其处境与和谈的进程及帝国的状况是相一致的。

格仁豪森很快就搞到了四辆马车,与其说是借用还不如说是征调,以便把这二十几位寄宿无着的先生送至特尔格特,然而,从托依堡森林的余脉越过特克伦堡地区至特尔格特,其间所需的时间比预想的要长些。(一位教堂司事给他们提供一座空空荡荡的女修道院将就做住所——修道院位于奥塞德附近,这教堂司事是瑞典人,栖身于此——,但被众人婉拒,原因是这座建筑年久失修,破旧凄凉,不具备起码的居住条件;只有洛高和切普科二人赞成这个权宜的落脚处,他们俩不信任格仁豪森。)

当西蒙·达赫为车队付过桥税时,夏夜已在他们身后褪去浓重的颜色,东方渐白,晨光熹微。格仁豪森以其特有方式在一家名叫“桥旅店”内安排了住宿。该旅店就在埃姆斯河外河的大桥后面,再往前就是埃姆斯河的内河汉,该河流经埃姆斯城门为止的一段组成了该城的边界。石头砌成的旅店被芦苇掩映,高高的山墙耸立在河岸的荒芜景色中,乍看上去鲜有战争破坏的痕迹。格仁豪森显然是认识女店主的,他把她拽到一边,与她窃窃私语,过了一会儿在达赫、里斯特和哈尔斯德费尔面前介绍她,说他是他多年的女友丽布什卡。这位女士贴着疥癣膏,已是徐娘半老,身裹粗羊毛毯,穿军人长裤,说话忸怩作态,以波希米亚贵族自居,说她的父亲一开始就同贝特伦·嘉波尔一起为新教事业奋斗过,说诸位光临是她的荣幸,她即使不能立即、但也勿需久等便可给先生们安排好住宿。

接着,格仁豪森便摆出皇家军人的派头,在马厩前,在旅